朱子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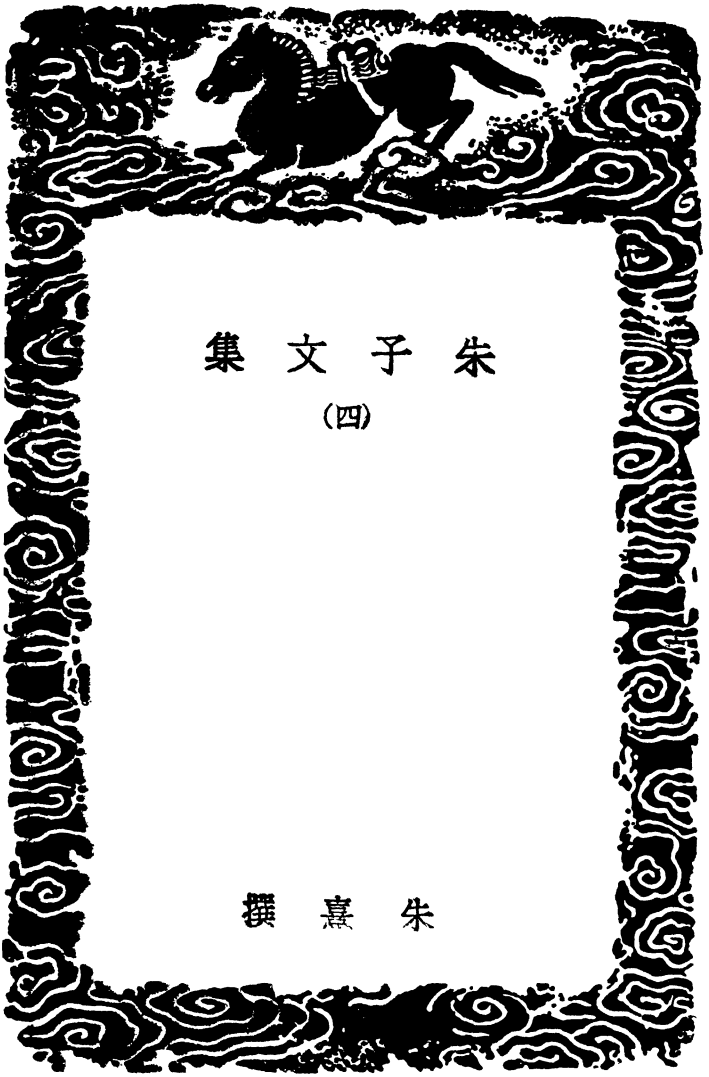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四)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六

答林德久

所諭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外無他法。只日用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虒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模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慮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閒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宂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麤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麤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恩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麤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諭。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卻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卽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閒斷卽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閒著是故字後段中閒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卽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愼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

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開。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閒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閒。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闢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閒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　應時

所諭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卽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幷詳之。槩栝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爲不幸。況後學

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寘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閒。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諭。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

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麤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

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幷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開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

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

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諭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工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

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諭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　洽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

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塡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縗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髣髴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墜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棨

示諭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册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册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謹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嚌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強

陞伏山閒。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捄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閒。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尙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閎。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閒也。

答李守約 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爲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閒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强作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卽所見不差眞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

之妙不過於是擊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

答李濱老 呂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諭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騖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顧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隱栝別爲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棄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爲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眞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幷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幷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濟然出涕往時見其遺稾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此不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熹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聞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熹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加以拙疏乍親吏事公私倥傯日不暇給尤覺荒謬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夕儻得脫此羈靮歸臥田閒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閒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 未

開諭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閒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閒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庵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閒

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詹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强。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諭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

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爲而無敢有厭斁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覩縷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末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尤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髣髴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豪峻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寘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蜀學之弊誠

如所諭。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嘗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蠭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詘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

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諭。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

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閒區別眞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眞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諭。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慰牢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講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麤。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諭。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詩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分擾。如論求其放心。而援引論說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

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眞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者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能爲隱。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畫。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恕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義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

右之說而賈項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諭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懍懍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幷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幷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諭土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訴亦無人子細說及熹又尋即去郡故其事不及露而失於究治耳但如

來諭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興謗議耳若果盡行則熹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謗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士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說徙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士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儹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寘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諸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閒羞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膚仲

叅書諭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

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膚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絜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句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諭。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絜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熹兩年擾擾。今幸蠲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四明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諭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閒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閒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願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樾

辱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嬾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熹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麤本末之異。卽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熹意欲云。心之爲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卽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眞如衆盲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爲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

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何由面話。究此精微。臨風鬱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爲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順之尤甚。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幽深者。蕩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爲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概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諭。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令其慤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

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概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爲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幷取觀也。

答許順之

熹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辨之益。警發爲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屛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昏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

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厚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彊者必爲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爲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繆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徧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搉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眞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溪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熹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适欲

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幷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偏寄耳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

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旣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常解此義。以爲具文備禮。而非致戀焉之爲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韁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飮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悤悤。不能盡舉。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府，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恩恩，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惑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

所諭衛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眞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徧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衞不可爲法。卽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叩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

諷詠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熹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諭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

欲回頭而尙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閒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妝點安排底心一切埽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諭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

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賣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敘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願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熹歸來麤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論爲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坦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自任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

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墮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墮也大抵天之生物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墮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悵悵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雜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諭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警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諭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騖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諭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

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